

# 橘子

■王永港

天气渐凉,又是一年吃橘子的季节了。

前几日去超市看到刚下来的新鲜橘子,就顺便给儿子买回来几个,放在桌子上。几天过去了,却没有动一个。我问儿子怎么不吃,儿子却说,现在不想吃橘子了。看着这几个橘子,我的思绪,忽然回到了小时候,回想起我第一次吃橘子的情形。

二十几年前,在我们老家那穷山村,见不到也没有听说过橘子,即便在乡下的市场上,也鲜有人知。因此,在我幼小的心灵里,不知道橘子为何物。也许正因为如此,上天决定让我见识见识这玩意儿。

童年的记忆中,每到年关,父亲都会骑着大金鹿,到几百里外的地方贩卖年画,拿回集市上卖几个钱,贴补家用。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,有一次父亲去贩卖年画,天已经很晚了,一直没有回来,母亲睡不着,一边给我们弟兄

两个纳棉鞋,一边焦急地等待父亲的归来。大概晚上十点多,父亲带着一身寒气进了家门。我正在被窝里探头探脑的时候,父亲扔过来一个东西,“这是什么?”我瞧了瞧,用手一捏,软软的,还带着父亲的体温。父亲不回答,只是看着我笑了笑。

我随即拿起一个,像吃苹果一样咬了一口。“啊,这么苦,这么难吃!”我大叫了起来,随手扔到一边。

“这是什么东西,怎么这么苦,这么涩,一点儿也不好吃。”

父亲赶忙捡起我扔的橘子,用衣服擦了擦,心疼得不得了。

“傻儿子,这东西叫橘子,是生长在南方的水果,吃的时候得剥皮。”父亲说着,拿起我咬过的橘子,仔细地把皮剥了下来,露出白里透红的橘瓣,掰了一半给我。我接过这一瓣橘子,小心翼翼地放到嘴里,咬了咬,甜甜的,酸酸的。我立即把剩余的橘瓣



全部拿过来,迅速地放到嘴里,我想,当时,我的眼中一定放出一种异样的光芒。我觉得,我当时吃到了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。

没想到,第一次吃橘子,竟然成了我终生难忘的事。每每说起此事,父亲总是笑笑,不说话。

如今,市场上早已不稀罕此物了,家家户户的餐桌上,饭前茶后,想吃随手都可以拿来,而儿子再也不会出现我当年第一次吃橘子的情形了。

# 鸡鸣啾啾

■郭晓兰

亲戚送来两只大公鸡,用一只鸡笼装着,说是自己养的。很细心,笼壁上还专门吊盛着不少玉米、麦粒,还有矿泉水瓶改造的水槽。

两只公鸡,真是喜煞人:大红的冠子,毛色一只红亮,一只棕红带黄,符合我心目中高唱的雄鸡的模样。《诗·郑风·风雨》云: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,云胡不喜?“既见君子,云胡不喜?”正是表达了此刻我的心情。只是此刻公鸡并没有鸡鸣不已,而是摇晃着脑袋,睁着警惕万分的小眼睛打量着周围,嘴里不时来句“咕咕咕”的自言自语。至于“鸡鸣啾啾”“鸡鸣胶胶”,我想,我有的是时间听它们鸣给我体会。也让邻居们感受一下“鸡鸣车库里,狗吠深巷中”的诗意,体会一下“鸡声小区月,人迹石板霜”的意境。

我把它们安置在车库一角,然后开始思量怎么喂养,怎么与它们和睦相处才能彼此快乐而安详。

下班后,我急忙上楼,用一次性杯子盛了一些大米,取了一瓶矿泉水,准备给它们添置些粮草。打开车库门的那一刻,令人目瞪口呆,车库里不知何时发生了一场没有观众的斗鸡表演,一场无人知晓惊心动魄的江湖争斗:玉米粒、麦粒撒了一地,水泥地上到处是凝固了的血滴,掩盖器物的蛇皮袋上满是血迹,疑惑地查看一番,原来血迹来自两只鸡的鸡冠!彼此都由原来的鲜红变为暗红,由挺立变为萎缩,毛色原本光亮,如今污秽不堪,凌乱不已。

我打量着它们的气急败坏、余怒未消、两败俱伤,它们对峙着我的心神不安、莫名其妙、黯然神伤。

蓦地,一只公鸡倏然犹自“咕咕咕”地呐喊着啄向萎缩在鸡笼角落里另一只。两只各自“咕咕咕”争鸣不已的鸡,不知倾诉的是愤怒,是不满,还是委屈。



原来勾心斗角、恃强凌弱不只发生在人间,鸡界亦是如此。“你竟然还欺负它?”我不由自主厉声指责这只霸道无比的鸡,手伸进鸡笼一下把它推搡到一边。

举目四望,发现了存留的废弃口罩,原本打算放进茶叶喷上酒精去除异味的,现在派上了大用场。给你戴上口罩,看你怎么斗。裹缠了好久,口罩终于顺利地套上了尖尖的鸡喙。任你怎么咕咕咕,凭你怎么脑袋摇啊摇,给我乖乖戴着!

两只滑稽的斗鸡身上竟莫名地叠现出韩非子和李斯的历史背影。一味地争斗必定两败俱伤,自取灭亡。发出“黄犬之叹”的李斯在临刑前一定是这么想的。咄咄逼人的他举起屠刀冤杀同门师弟韩非子于狱中,最后却毙命于宦官之手。黄泉路上逡巡游离的韩非子看见此等结局,定会仰天长叹,苍天饶过谁。

扯远了。最终,给鸡们各自去除了口罩,把其中那只甘拜下风的受气包用绳子远远地拴在笼外,笼内是那只趾高气扬的胜者,不知它是否有所反省,或领悟。

我呆立良久,心里涌起莫名的悲哀,耳边震荡起王开岭《多闻草木少识人》中的句子:每每注视笼子里的对方,那么瑰丽的皮毛,那么精致的斑纹、那么神奇的习性……我都自惭形秽、羞愧难当,我觉得人类配不上它们,配不上如此丰美灿烂的生灵,不配与之为伍。

# 那面条天下第一

■满常学

面条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道主食,什么清汤面条、肉丝面条、炆锅面条、鸡蛋面条、炸酱面条等,是我们最熟悉的食物。我也吃过无数的面条,但是,这些面条,永远都没有母亲做的地瓜干面条好吃,在我的记忆里,那面条永远天下第一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,只有在春节的时候,才能吃一次白馍馍和一顿饺子,其他的时间里,一年四季都是地瓜干面窝窝头和地瓜干面糊糊,想吃一顿面条就是一种奢望,因为没有白面。

我们村有山坡地,山坡地的地瓜干和其他地方的地瓜干不一样,山坡地全部是红土地,为弱酸性土壤,含有多种微量元素,同时,山坡地没有办法灌溉,靠天吃饭,因此山坡地的地瓜淀粉含量高,二斤半地瓜就能够出一斤的淀粉,而且山坡地的地瓜干打面后蒸出来的窝窝头

比其他土壤的地瓜窝窝头白得多,也没有那么黏手,那时候,山坡地地瓜干是我们一年的粮食。

那时候,弟弟不知道看到谁家吃面条了,闹着说要吃面条。家里没有白面,怎么做面条呢,母亲沉思了一会儿说:“你们去菜园里砍一颗白菜,再挖几棵大葱来,回来给你们擀面条。”

母亲把地瓜干面和好,放在案板上压得薄薄的,用刀切得细细的。地瓜干面虽然切成了面条,但由于太脆,拿不起来,母亲就用刀将切好的面条放在锅里蒸熟,然后拿出来晾一会儿。母亲将大葱和白菜都炒了,烧开水,再下上蒸熟的面条,用勺子盛到碗里,我们一家人吃得非常过瘾,一人都吃了两三碗,香喷喷的,那味道在我心里就是天下第一。邻居们知道母亲用地瓜干面做面条的发明,纷纷竖起大拇指,婶子大娘都夸奖母亲心灵手巧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山坡地越来越少,种植地瓜的也越来越少,这里的山坡地瓜成了绿色无公害食品,也成了我们这里的旅游农产品,每年都供不应求,没有人将地瓜制作成地瓜干了,更没有地瓜干面了,所以想吃地瓜干那样的面条也困难了。但是那地瓜面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,也是一个时代的烙印!

